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五十九

宋　衛湜　撰

禮器第十

孔氏曰鄭目録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别録屬制度

横渠張氏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又曰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又曰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也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鄭氏曰禮器言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地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

和澤於内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内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置禮在身則身正以禮施事則事行竹大竹也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德備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内心貞和也二者竹松也註云四者析别言之貫經也外諧内無怨者言君子内外俱美外柔

刃如�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外內協服物無不悉歸於仁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橫渠張氏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措則正則是增美質也施則

行則是釋回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舉内外也表裏要禮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内外可以言端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外諧而内無怨大備則外諧不愧則内無怨以禮成德故曰盛德措則正謂未行者皆正施之則行此語能推之則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居而安旁行而不流皆是義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形名分守者皆禮之器薄於德於

禮虛非德之盛且不足以制大備之禮故曰大備盛德也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敝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言增焉貫者貫四時之變如一也此所以與衆草木異也竹箭松柏柯非不改也所謂不改者不能改其性之剛爾葉非不易也所謂不易者不能易其色之茂爾

長樂陳氏曰禮之文散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其情莫非性命道德之理故器之圜者所以象天器之方者所以象地至於高下曲直洪纖多寡之變蓋皆如此而已此其所以為大備而大備盛德也　又曰德性不尊不足以道問學邪不閑不足以存其誠禮之釋回所以尊德性而閑邪也增美質所以道問學而存誠也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後教之中與此同意夫回既釋矣美質既增矣故所措則正所施則行蓋

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凡此所謂措則正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況州里乎凡此所謂施則行也恭以應外故如竹箭之有筠敬以直內故如松柏之有心竹箭松柏之有筠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以其有恭有敬故歷夷險而不改其節荀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之謂也外諧則不失人內無怨則

不失已物之所附者從鬼神之所好者直此於物所以言懷仁而鬼神所以言饗德物懷之於明然後鬼神饗之於幽故書言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為田以禮義為器禮所以治人器所以治田故言器以人情為田始於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備者順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故曰大備盛

德也回者僞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禮所以去僞故在回則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己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於外也松柏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也故為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言實以君子之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以理萬物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延平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自具矣蓋其為器而不過度數之間者文也其所以為器而莫非性命之理者情也先王有仁義為禮之實而又有禮之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君子有禮則其接人也外諧而其處已也内無怨外諧即所謂和而不流内無怨即所謂正已而不求於人此所謂在明者懐仁而在幽者饗德

山陰陸氏曰禮釋回者子游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

者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是之謂增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養其內不養其外非禮也養其外不養其內亦非禮也

慮氏曰禮自外作而還以制乎外故外諧禮本人心而還以節乎內故內無怨外諧所以接乎人若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是已內無怨所以處乎己若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已言外諧則知所謂內和言內無怨則知所謂外無爭故言內和而外

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

講義曰禮本於大一因禮以成其器者為禮之器所以為大備者謂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為也故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夫竹與箭之有筠如詩所謂菉竹青青松與柏之有心如語所謂松柏之後彫者竹箭有筠而不變松柏有心而堅剛皆其本有所受而然也人之得禮則無往而不得其宜如竹箭松柏通貫四時而不改柯葉非若草木之形榮

於春夏而悴於秋冬也

龍泉葉氏曰故莫重於禮者謂其達於器而已矣議道失先後之倫不知夫禮者固無以達於器也故或離禮於器而獨立或合禮於器而大備自周衰而其倫始然夫上廟朝而下閭井尊君父而卑臣僕其間局於器數之差切於人生之用至多而不可算矣是雖道德仁義信知有不能達也惟禮能達之故天下之治散於衆器而器之總要聚見於禮昔之聖人所

以操為多寡而人莫敢測制為豐殺而人莫敢校者以其禮之存也人之所以覩其物而能名之由其塗而能安之徒以重車旗器服采章之異嫌疑近似有若毫釐之微而能出死力以奉之者亦以其禮之存也禮畢達於器而人皆入於禮此堯舜三代之所以行實治施實德民實可以化俗實可以成而號為極盛太平者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衆器湏然失本統矣孔氏深考其故悲其將遂至於淪陷溺没而不可

捄止也故凡當世之記於遺老執於掌故藏於有司逸而在於夷狄者拳拳焉無不講求而辯正之質其遺制追其舊法然後信周公之典文武成康之道彬彬如也蓋於是時師心而遺物學焉而不盡者固已有離禮於器而可以獨立於世矣及見夫子以眇然之士而其身之所履心之所通議論之所及乃如親在文武周公制作之時登下揖讓之容哀樂之次器物之委曲品節等差無所不當而其徒又頗相與推

明究悉其説於是論者又以為當合禮於器而後大備大備而後為盛德蓋其意曰器之離不如其合云爾凡今記禮之所傳是也是非器無以安人非禮無以達器非聖人無以明禮不若是則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治豈論其合不合哉　又曰私欲頽僻發於流佚不制之情其與是物相合則綢繆轇轕自為城府各成穴根險奥透遺而不可尋詰此所謂回也其於道也人之所含容則或覆藏而矯肆義之所裁正則

或摧折而傾敗智之所照燭則或逆見而陵闕信之所因成則或終遂而不化禮則不然高與之爲尊下與之爲卑宗廟與之爲嚴燕私與之爲和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神舒也有挽而卷縮之脫易也有強而藩飾之使之隂自消弭而後止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如其本愿慤也本好直也本安雅而不陋也本莊敬而不傲也則是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繢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

所謂增美質也有器於此左傾而右側髙軒而下輕車不軏舟不楫户不樞矢不機弛然而莫之用也人之於事物有甚焉所以措則正施則行者斯禮也歟夫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與生並生者也若夫禮之於人也可學而至也可勉而校也其所以能聯比衆器貫穿萬物而不亂倫失紀者非固若竹箭松柏之本有而自成而待乎人之爲也外諧内無怨物懐仁鬼神饗德在學者不息之功爾

新安王氏曰運則變而無定體器則定而無常形故二篇相連禮之用猶器也器不備則於用有缺禮不備猶器有缺也故以大備為貴無所不備則謂之盛德誠以回邪之去美質之益可以正心可以養性置之於身則無有不正用之於事則無不可行盛德無加於此故取喻於竹箭有筠則外潤松柏有心則中剛二者在萬物中謂之大端端本也物各有本不若竹箭松柏可經歷寒暑柯葉不彫故以爲大端以比

才質之美君子有禮故外與物和諧內不藏怨恨美質增益矣推而行之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終身無患與松柏竹箭不改柯葉者何異焉

闕氏曰制器以藏禮因以明德合而該之以形名度數使人由之而知舉而措之於藻色文物使人習矣而察外足以見其德之發揚內足以見其德之淵懿諸侯黼大夫黻而天子則服龍衮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而天子則搢球玉尊則或用椂或用禁而不敢

面冠則或以綦或以丹而不敢朱一獻之爵以至五獻三尺之堂以至九尺鼎俎而有陰陽簠簋而具天地尊罍不設則天道聖德不明乎廟堂之上俎豆不陳則主仁賓義不見乎鄉飲之際其一器之用無非法象之所示其法象之所示無非至神之所爲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鄭氏曰言必外內具也

孔氏曰自此至節矣一節論因上禮使人外內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文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忠信則禮不立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黄氏曰禮者本爲忠信必取其義理分别故言文者辨别之文也若黒白之間色俾尊卑升降親踈去就

各辨別於義理則為禮之文也豈為文飾之禮哉

橫渠張氏曰禮之文逐一各各有意思是所謂義理也學者惟務著心於立本處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本則與天地同道仁則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其極文也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長樂陳氏曰存於中者之謂忠見於言者之謂信有

忠有信則内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有義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講義曰所謂禮之本者其質也非無文也形見於外者即其文而已矣所謂禮之文者其末也非無本也

因其成實者即其本而已矣故先王之立禮也舍是二者亦無以爲禮焉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有其本則禮者僞而已矣所謂節文仁義者安在也不有其文則禮者質而已矣所謂恭敬交際者安在也

嚴陵方氏曰禮運言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燕居言禮也者理也君子無理不動豈非義理之爲文歟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此以爲禮之文者彼主於體此主於用故也

俞氏曰禮之情文固有内外之辨然必内外合一而後行於其間昔者夫子言之曰禮也者理也反之於心而知其實有是理則謂之忠信形之文爲而悠然當於事物之情則謂之義理捐義理則忠信不能以獨立無忠信則義理不能以自形故忠信者禮之實而義理者忠信之流行發見於外者也吾觀先王之禮本末宏闊制度詳密初非舍人心所有而外爲此以强天下也其辨而爲尊卑上下之等夷其逺而爲

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分藝其周流四出而爲制度文章貨力事爲之纎悉其劑量增損制度可否皆其取裁吾心而揆夫義理所安者行一禮焉隱諸吾心而非其素有質諸義理有不合焉則亦以何爲禮哉或者見禮於内指吾忠信之所存可以獨立隆精義而忘致用伏文貌而尚忠質謂直情徑行抑以致吾心而已施之朝廷無以飾其和敬行之閨門無以飾其和親達之族長鄉里無以飾其和順枝葉剥落根

本疲瘁流弊之激亦終於搥提絶滅而已或者知禮之不可廢而又徇外遺内溺意於文爲之末心不能以御形情亦無以稱其貌雖其端冕弁委鳴於㦸紱而精神流越邈然與在外者不相應容貌誠藩飾也文理誠隆盛也其中誠何如哉嗚呼前巫後史左賛右詔是亦可以爲禮矣王必中心無爲以守正是故禮之所恃以爲存也祝史之於禮習矣而失其義陳其數主張綱維之道不在是焉故祝史者禮之所存

而非禮之所由立也欲立先王之禮惟合内外一體
用本之忠信而後達之於義理庶幾其不廢於天下
後世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
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
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

孔氏曰此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䔍得所豚魚𦾔賴是萬物各

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糵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為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祼鬯以求陰此則禮所以順於

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别故制為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則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罻羅必在鳩化為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

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猶之禮運言山川而下不言者亦以社兼之爾若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羽墳衍則宜羨所謂地理有宜也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修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

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山陰陸氏曰天時有生也而有不生地理有宜也而有不宜人官有能也而有不能物曲有利也而有不利故下文云云

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設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

曲有利也禮至於曲利萬物而不遺非禮之妙孰能與於此然言順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爲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爲禮順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爲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慮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

物曲有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

長樂劉氏曰順四氣以致六饗故合於天時備百物以薦七廟故設於地財或燔或瘞各從其鄉故順於鬼神曲縁其情以致誠敬故合於人心然後天地位陰陽和萬物理故君子謂之不知禮者言禮以致其敬其敬爲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汙尊匏

爵𡿨桴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饗也

俞氏曰夫禮者散於萬事而能制事列於萬物而能辨物故是禮悠然於事物之間雍容委蛇中情順節而天下事物莫或忤焉是無他故也禮也者義理之會而間見雜出於事物之間者亦無非自然之禮也至於據其會以理紛錯之變則非禮之所能自爲矣昔者聖人未制禮之初是故未嘗一日亡也列而上者昭昭如也生於地者總總如也靈而人羣而物幽

而鬼神亦固各有其職於兩間也而其時序之相傾情僞之相陵強弱之相并分聚隱伏之相形者逆見森列絲棼横潰莫能聯比收合還其秩序理固無悉也而天地民物之故常雜揉殽亂莫得其經是理又奚在也聖人者深明人情静見物則因其悠然在事物之理舉其端挈其緒而亂者以治亡者以存焉故作養斂藏不拂乎日月之行則天時固合矣飲食事爲各取乎山陵川澤之有則地財固設矣氣魄升降

順乎上下理義悅懌安乎人心順致和平之理昭布融液是故萬物所由得其理也故天時有生而不害其生地理有宜而不悖其宜人官各效其能物曲各致其利是禮之際上蟠下窮高測深洋洋乎其浩博者始堅凝聚見於天地民物間矣夫聖人因天地以爲禮不爲過禮以拂天地天生地養猶聚之有時用之有節蓋以天地之生有窮人情之流無藝裁制不嚴貽害必廣故牛羞鹿脯饌具有故法焉獸梅鶉蓼

和味有宜用焉古聖人取物爲養而不過乎理故心志和平百體順正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蓋言禮也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求魚於山取鹿於澤豈所以爲禮哉後之人君矢魚徵牢䏶熊解黿想其一時動作視流聽荒志氣夸詡豈復顧先王之禮而嗑腊遇毒未流生禍瀕於敗亡而不悔悟然後知先王制禮誠不可過禮器之言亦深切著明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孰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孔氏曰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内所生物多寡定數以爲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也又宜隨地廣

狹爲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寡隨年豐荒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歛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山陰陸氏曰定國之數若州二百一十國是也

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嚴陵方氏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所謂舉其定國之數者言其爲天子者量入以爲禮也所謂以地廣狹者言其爲諸侯者量

入以為禮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者天子諸侯莫不然也

龍泉葉氏曰禮與財非相惡也而相害者何也禮以縟為隆財以嗇為裕禮之文難極財之實有盡而制禮之節與用財之數常不能相知是禮之所由備者固財之所為闕也今夫孝於死喪而棺槨丘壠之事崇矣敬於祭祀而玉帛犧牲之用嚴矣謹於朝聘而燕饗好貨之費繁矣峻於等威而宮室侍御之儀多

矣夫儉則不及禮不及禮則朴固野陋而無所觀及禮則財不足以稱之此所以能爲財之害也故知禮之倫者不然曰禮無定經也以舉國之數爲經也無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爲倫也不自爲薄厚也以年之上下爲薄厚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繼而不相離不獨於其隆也盛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貶禮以自卑蓋稱財以爲禮而不以空文言禮也如此夫計其有而不虞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昔聖人之

於禮也必不然矣而求富以備禮其說常出於後之儒者至於滅棄先王經常之政而襲用小人一切之法規取民財封奪民利而其禍蔓延於天下起於財不足而禮有未至也

金華應氏曰舉猶挈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為天下之大計禮之大計既定則天下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禮其經三百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

因地利天時以爲别則有不定者焉其大倫有序則由乎地之廣狹大國貢重列國貢輕秩然有倫所謂任土以作貢也其厚薄有等則因乎年之上下損則用二簋萃則用大牲所謂因歲以制用也葢經者以定國之成規其廣狹隨地之所出厚薄隨天之所生者皆無一定之拘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天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而下不匡懼則所約者一己所裕者一國衆有

所恃賴而不恐矣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時爲大至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

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也倫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别體也義之言宜人道之宜也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足猶得也云百官喻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因上制禮得節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各有體别雖有體别又須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各自稱足也堯舜

授人湯武救民伐罪皆時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
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己之道乃追述
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豐邑亦時使之然也神是天
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故鄭
註云別體也喪祭應須費用賓客有賻賵之交是人
道之宜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是也
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
百官皆悉得之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小而皆得大

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案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鄭云百官喻衆也

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講義曰禮也者理也自時而至於稱五者雖不同終

因乎理之所在而已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

為體人鬼則䰟以陽為體魄以陰為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為禮一也　又曰禮有全體有節目禮有經常有權變曰時曰宜曰稱皆指權變而言也曰倫曰體皆指節目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敘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

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山陰陸氏曰放者使不得暴民而已若武王之事然後爲伐變宜言義義人而已變順言倫倫亦人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先儒謂羔豚爲無地大夫之祭是猶讀雲漢而責周無遺民也

慮氏曰天地之祭則郊丘是已宗廟之事則祖禰是己宗廟之事則有父子之道存焉天地之祭則有君臣之義存焉蓋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君

臣主敬故於天地言之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倫見於天地之祭君臣之義也如此父子主恩故於宗廟言之所謂有事於大廟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倫見於宗廟之事父子之道也如此

廬陵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羔豚大牢此總指天子諸侯祭耳云羔豚者見雖小必足也

龍泉葉氏曰凡此五者時措其宜以順天下事物之禮而治之也所順在先而以天下事物從禮則禮行

焉所順在後而以禮從天下事物則禮廢焉雖聖人復生茍無其位未易救也何也昔者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草略倨肆而已矣聖人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而獨以身先之或授受或誅伐而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為門霤廣為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

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始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豈非無時無義無倫無稱而莫之安也故禮舉而義始立禮行而物斯從廣大徧覆於天下而禮彌綸之蓋以天下從禮而非以禮從天下也不幸已行之禮失其次序事遠而莫追時異而難遵既間雜於人欲之流放矣雖不時不義不倫不稱而亦莫之卹也自叔向子產晏子號為知禮之大意曾不足以輔其君而反損益之以徇人欲孔子

知之而不能救也逮於後世統緒不接又大畢矣從其所謂便利者去其所謂迂闊者儒者方追述帝王時措之宜於時變世遷人欲放流之後思舉而措之以禮從天下而兾望古人萬一之功嗚呼禮之卒難行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

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闇者謂之臺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藏文仲居蔡爲僭也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兩邊築

閣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鄭注貨貝寶龜也古者以貝爲貨若今用錢爲貨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又不盈寸爲五品又以龜爲寶案損卦六五爻云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神龜以下十龜家語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云家不寶龜者案白虎通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謂卜龜也士亦有龜士喪禮卜宅是也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長樂陳氏曰以龜爲寳所以致謀於神以圭爲瑞所以合符於天子致謀於神所以考國疑合符於天子所以重國體非諸侯之所私有也家之寳龜藏圭則爲私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見譏於君子也

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國疑圭所以申國信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爲寳以圭爲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

寶龜不藏圭變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況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國家之辨各有稱焉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

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縮二横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氏曰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天子德尊

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爲稱諸侯大夫士德轉薄故廟少爲稱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諸公上公也諸侯侯伯子男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鄭註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云朔食及相食也案禮有正羞庶羞見公食大

夫禮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爲庶羞也故鄭註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也鄭註食下大夫豆六則其餘著矣者言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公侯之豆亦設于堂上顯著可知也引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證此八豆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者以公食大夫是食禮

聘禮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引周禮者皆掌客文其陳於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也諸侯七介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案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

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天子之席五重者尊者須厚多重乃稱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賔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註云重席重蒲筵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天子五重八翣者葬宜堅固故多重宜多鄣蔽故八翣諸侯卑於王故鄣蔽少三重六翣五等同也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

無等及爲賔容之事古者椁累木於其四邉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鄭引士喪禮下篇證此經菲五重三重之義也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輙合縫爲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

如今有絜褥也亦縮二横三每為一重也此以多為貴結上文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縁情以制宜隨宜以為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為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菲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間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 又禮書曰

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介謂介儐之介此引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爲貴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

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爲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于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蓋少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茆菹麋臡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是也以差次推之上士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蜱醢葵菹蠃醢是也下士

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蠃醢士簋有栗脯而已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繅席次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自其通者言之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葢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

繅布純加雈席尋玄帛純雈席盖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宫兼卷重席設於賔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謂之重席則無異席可知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爲賔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為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雈席主大夫再重言之雈席單設而已盖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也凡翣天子戴璧諸侯戴圭盖首戴五非大夫以下之事也五重三重再重盖皆謂棺

據喪大記君之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先儒謂席有兩則稱重與棺重別此讀天子之棺四重之誤也蓋天子之棺五其爲重實有四今曰五重後言之雖曰五重可也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

庸人視之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楞耶大堤雲横抗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堤之損益也然水源暴至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没則瀕水之人可恃以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繫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原然則儒者力争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講義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一定則禮有

隆殺而不敢相踰越荀卿所謂禮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爲異是也

許氏曰裁羣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衰多益寡别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脩焉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爲矣方天下未有此禮也分夷級陵等威蓋未嚴也聖人取其多且文者致隆於君上由君而下

極其降殺莫得以比隆焉天下之人亦見君上之禮其取數多矣用物宏矣往往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退顧其所當得者不自厭於寡約之中而退焉自適於分守之際彼其初未始有此也禮一制焉而君勢益尊民志益定是則聖人之教也故廟祧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葢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

則殺而十六焉諸侯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於五重而翣以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翣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

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雖然七月而葬非特貴夫閱月之多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大變聖人嚴焉固不可不深長思而盡心於此也況至尊至貴之極莫與倫等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則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既殯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於親也七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葬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於親也質之周

制含禭幣玉小宰受之鄉遂紼引司徒治之大喪之殯也葬也必以大臣涖之者所以示天下之嚴且重者矧夫未殯之始復之用衣裳也鄉尸之用鬯也寒尸之用槃冰也枕尸之用角枕楔尸之用角柶也斂尸之用圭璋琥璜璧琮也必七日而殯焉者蓋欲誠信乎此也及其葬也水兕之周於杝梓也菆龍之加於楃幬也竁之用窆器也葬之用鸞車象路也七月而葬焉者蓋欲其誠信乎此也春秋一書天子志崩

不志葬獨於莊四年志葬桓焉或以爲不志葬者春秋之常也或以爲尸以求於諸侯也夫事莫大於葬天子聖人奚忍不志天子之葬同軌畢至尚何求者桓王崩於桓之十五年至是而葬蓋七年矣聖人之志蓋謂以春秋臣子不能盡其道於送往謹終之際絶父子君臣之義春秋蓋隱焉而不書間有獲見於經者乃若是慢春秋書之而當時臣子之罪著矣

禮記集說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六十

宋 衛湜 撰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

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以少為貴亦是稱之義也為賔用介天子以天下為家旣不為賔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巻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

鬯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賔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為賔將幣畢云儐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賔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又

引此經謂此朝禮畢儐賔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三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欝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欝鬯諸侯相朝則設欝鬯而無殽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飱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飱輙告飽待勸之乃更飱諸侯再食而告飽須勸乃又食士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飽告

飽也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云食力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飧無數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大路繁纓一就者殷猶質以木為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車既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

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故鄭註郊特牲以此云七就爲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是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此鄭註圭璋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案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饗天子璋

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爵者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又案聘禮禮賔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賔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鬼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故單

席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凡此尊者少而畢者多故曰以少為貴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其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

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下主乎陰則必附爵而後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稾鞂

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葢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又禮書曰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葢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

加者也正飯治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祭天特牲經所謂郊特牲是矣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並見郊特牲解凡此皆貴誠之義也欝鬯見表記解灌即小宰凡賔客贊祼之祼王氏謂若今禮飯賔客祭酒是也亦見明堂位解夫以位言之則諸侯尊於大夫以禮言之則朝重於聘朝諸侯相朝灌用欝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者

益以飲為主不饗味而貴氣臭故也繁纓益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匝益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歟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為貴焉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益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

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為大此則木路為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為先與次則此以等之上下為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具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神

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

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許氏曰禮貴乎多者益非多則不足為禮之稱也然物欲有盡而人情亡藝使天下而皆饜足其好多之

心則雖窮天下之物適以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進焉以不奪其情亦有抑而反焉以深求其本情見而分其本隆而德尊故天子之人委蛇曲折於文為之中而不忘其初登降酬酢於器數之內而不失其義順理其末而亦逆存其始聖人之禮於是乎情文兼該內外合一渾渾乎其明於人心矣是故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非不能備籩

豆也而灌止用卺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也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則特也不特禮之多少為然推之於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不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而宗廟之尊彝爵之貴於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瓦甒之尊於壺缶也無非不廢其大而隆其小也堂筵門臺尊者極其高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廢禁也又無非樂其高而不忘其下也龍衮玉藻文采之隆於天子極矣而祭天之用圭不琢𦆇

不和大路質素而越席之用犠尊布冪而樿杓之貴豈以文采之用而盡廢其質哉多少不同其用而各惟其宜文質不一其施而惡惟其稱或大或小或高或下狹不可豐廣不可殺情文並施條理不紊而禮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後世言禮者不知聖人順情中理之實以為是區區者皆所以強世豈知聖人制禮之初未嘗取成於吾心而一惟其理邪

山陰陸氏曰灌以為禮而已未有籩豆之薦故周官

籩人掌四籩自朝事而下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冕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如鞶帶之鞶非是圭璋陽玉也德也琥璜陰玉也事也禮諸侯聘天子以圭聘后以璋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所謂繁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然則琥璜爵天子與后以此享諸侯與天子酬以琥后酬以璜此其殺也小行人職云

琥以繡璜以黼諸侯之好故益如此　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於地用黄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益言享牛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

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髙矣曰封則不必髙也故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講義曰喪祭之禮必視其位之尊卑位尊而禮隆此

人子之心也宫室謂宗廟也器皿器也棺椁丘封所以送終也且四者必以大為貴葢所以備物而盡禮者如此而後可以為孝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

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

孔氏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

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為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則瓦甒與瓦大同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内君尊謂子男尊也不云内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恵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

嚴陵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

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别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
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别爾
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
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
不言其所容以筭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
二謂之鍾則缶盎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
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
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

離所謂鼓缶是也

山陰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歟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葢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葢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

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本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邪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

也

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以至國則九圍城則九雉涂則九軌門則九重堂則九階屋則九筵寢則九室服則九章皆爲是也然典命上公亦以九爲節者非僭也示與王同德而已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爲貴故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

講義曰易曰上棟下宇葢取諸大壯則居室固取乎壯麗又況王者之堂乎故自九尺以至三尺各有等差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廞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鄭氏曰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爾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髙三寸

孔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鬰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犠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

足淶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棜于東堂下註云棜今之轝也又註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棜耳故少牢司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巳名斯禁為棜也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

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註云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鄭註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兆昊天益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內

也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葢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為髙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

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别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比主以下為貴於大夫用棜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從手益手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為豐記曰歲凶年穀不

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是也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為義廢敦言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舟皆有疆畾是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鄭氏曰此祭冕服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服采藻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孫卿希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者則其文令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

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案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

曰龍衮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衮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藩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閒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

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又禮書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為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延平周氏曰虞舜帝也帝則體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衣而龍則次於日月星辰周則王也王則法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大常而衣止於九章自龍而下至於穀蕐是其日月星辰未能體之特觀法之而已其所以能體者變化也故天子九章以龍衮爲主者體其能變化也諸侯七章以黼爲主者諸侯有君道有臣道則未能變化而所可體者斷而已大夫四章以黻爲主者大夫成德之爵道合則仕不合則去

故所體者辨也葢東南為黻而東南乃隂陽分辨之地故黻有辨意士一章而以玄衣纁裳為主者六入為玄三入為纁玄則天道在北方之色纁黄朱也黄則地道在西方之色朱則天道在南方之色天道在北方寂然無為藏諸用也藏諸用者自形而上者也天道在西方萬物之所致役天道在南方而與萬物相見者皆顯諸仁也顯諸仁者自形而下者也自形而上者為陽故在上之衣玄而作繢繢亦陽事也自

形而下者爲陰故在下之裳纁而用繡繡亦陰事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衣裳皆用玄纁者以士之賤爲無嫌故以玄衣纁裳爲主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而此言朱綠藻蓋冕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有朱綠所以象道之用而旒止於十二者則天數也諸侯九者殺天子以兩也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者王朝之臣既出封則遠

於王而有所伸故命數用陽而旒之數如命之數公卿大夫未封則以其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命數用陰唯士之賤無嫌於抗王故用奇命數用陰而旒數當以八與六而已果上大夫止於七而下大夫止於五乎

嚴陵方氏曰凡服其章雖異至於玄衣纁裳則通上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玄纁為主故也自大夫而上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

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凡此豈非以文為貴乎然自以少為貴而下皆不言禮至此復冠之於首者蓋禮以文為主

山陰陸氏曰黼黻冕服也玄衣纁裳亦冕服也天子舉龍衮其次舉黼又其次舉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益言之法以辭而已矣是諸侯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龍神而不可知天子之德也黼尚威斷諸侯之事黻有可否大夫而後進焉若天子上士服玄冕德

猶愧於此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冪樿木白理也

孔氏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以質素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鄭

註杅上終葵首者杅殺也頭方而殺其上也終葵首椎名也於杅上之頭又爲方椎也大羮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羮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祭天用陶匏盛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形爲尊是夏殷禮也疏布鼏者疏麤也鼏覆

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也故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註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而鄭註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搢之不琢而杼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為也鎮圭則執之故必琢而銳所以象乎天之生物而有為也象其有為以示其仁之顯象其無

為以示其用之藏仁之顯則小而用之藏則大故不琢所以為大圭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為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之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祭為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鼏唯尊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

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湆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為大若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為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

山陰陸氏曰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不尊於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為樿樿櫛樿杓是也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

飾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葢言稱也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

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閒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

之而不以為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以多為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為貴
亦或貴小有以高為貴亦或貴下有以文為貴亦或
貴素如此不可不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禮
有以多以大以高以文以少以小以下以素不同然
於多於大於高於文不殺於少於小於下於素不豐
取稱而已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内心用心於内其德在内致致密也物無可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廣明稱禮之事及貴多貴少之意外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既有德發於外豈得不貴多乎君子則天子也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天地之德生於萬物精微無遺視天下萬物皆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無物可稱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

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

體禮於内故有内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為貴用心於内故以少為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詡萬物矣詡言能翕張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禮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為貴乃其稱與故君子樂其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産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産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

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為貴乃其稱與故君子慎其獨也

延平周氏曰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用其心也外用其心者出而應物者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用其心也內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道者生乎德者也德者入乎道者也故德生之極則道也道固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舉天下之物孰有稱其德者內心者聖人之所從事故言尊外心者聖人之所不得

已故言樂

馬氏曰君子之為禮無必於多而有以多為貴者以其心之顯於外也無必於少而有以少為貴者以其心之藴於内也其曰德發揚以下言聖人之德釋其禮以多為貴之義也其曰德產之致以下言天地之德釋其禮以少為貴之義也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被萬物盛德大業至於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

生生之德精微不可名狀凡天下之物皆粗而無足以爲對也聖人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修誠以事之而已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愼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山陰陸氏曰理大則所該之物廣發若法度彰禮樂著君子所樂在焉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德産如此而極其致非形器所能喻也愼其獨愼所以感之者

廬陵胡氏曰外心漢匡衡云廣心浩大詡大也少儀云會同主詡在下君子樂君德之發見內心若道心惟微也

范陽張氏曰內心則寂然不動之時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易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外心則感而遂通之時發而中節之時也易所謂義以方外也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也自內心而進於此則為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為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爲天地日月之照明兼天人通本末合内外循環往復無有不可譬之於木從元生本從本立根從根立榦從榦發枝從枝復條從條出葉以枝葉觀本元相去遠矣然枝枝葉葉皆元氣也有元氣無枝葉不足以見元氣之功有内心無外心則無以見禮之大用由是推之一葉之黄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内心之不充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說制禮唯稱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外心接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為貴極理於表故以外多為美故先王以稱為禮也

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

内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内心耳稱其内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為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馬氏曰心蘊於内聖人則以少為貴所以尊其内也心顯於外聖人則以多為貴所以樂其外也天下之物賤在多貴在少故少之為貴少而至於多則莫不充實故以多為美故曰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延平黄氏曰天子施禮於諸侯十有二牢以多為貴

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内心也故曰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官皆具樂美之也葢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曰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

稱也

方氏曰内外之分不可以偏廢而先王因得以制禮者自天地之禮觀之天固尊矣而郊以特牲豈非内之為尊故歟至於社稷之祭而牲以大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自君臣之禮觀之君固尊矣而膳以牲犢豈非内之為貴故歟至於國君之享則具十二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以下享上備物不足以稱德而内心以為尊以上享下非物不足以盡誠則外心以為

樂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

孔氏曰此一節説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僣則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

長樂陳氏曰有君國子民之位而以大牢爲祭此禮之所當然而非禮所謂過也以匹夫之賤而亦以大

牢爲祭此攘竊者之所爲而非所謂禮也士固有祭而不止於薦則祭者士之所得爲然因其所得爲之祭而至於大牢之僭此固非士之所宜以其有所因故言攘而不言盜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也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爲故以是言之

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鄭氏曰濫亦盜竊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

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桷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案少牢敦皆南首鄭註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故鄭知為龜形也燕禮有象觚故知諸侯飾以象也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玉敦故知天子飾以

玉也鄭云紘天子冕之紘諸侯青組紘皆祭義文也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用雜與士同紘冕之飾用組為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也此鏤簋朱紘是天子飾而管仲僭濫為之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鄭引栭與楹此釋宮文引宫室之飾至天子加密石並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云逹棱

謂斵爲四棱以達兩端士斵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爲之也

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爲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爲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

新

孔氏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豣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葢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孔氏曰戰勝祭受福是所為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祇為二大夫之不稱也連言戰者郊特牲二句

相連故合引之也

橫渠張氏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衂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主庇民皆無名也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末告利成利之為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為養養乃其閒一事耳孔子曰我戰則克若止謂伏義者為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若有不義者然夫戰當一

勝一負豈非然乎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

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王氏謂寡可强而使也衆則不可强而使也人可欺而事也神則不可欺而事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

之所謹則得其道可知葢疑詞

馬氏曰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葢在已者有以先之也在已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二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神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葢郊特牲紀春蒐之

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歷卒伍盬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當並云戰每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即云祭祀不祈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牲似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為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葆之言褒也葆大謂器幣也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多品禮之義有以小少為貴故不貴肥大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

凡祭祀本為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為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禮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襃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

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告廟也

唐陸氏曰齊人謂快為麾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寧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麾蚤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祿大不恐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然祭祀有所謂祈牲有所謂肥大周官大祝掌六祈易萃之時用大牲吉

嚴陵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言石碏純臣也所稱同義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為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備非不先時也葢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經又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夫冠昏所以著代其祭也乃不忘本非善之而祭也左

氏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為其禮苟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言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薦非無多品也為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故也

馬氏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非求福也故不祈者自求多福而已非求於神也風雲霜露之變殊君子履之而悽愴怵惕之心生春禘秋嘗皆因時而追念其

親也故曰不靡蚕苟快於蚕非合諸天道也器幣所以將誠苟褓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為善也示其有尊祖親禰之意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者脩其在中之誠而已葢君子内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内之志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祭祀有祈戾焉今曰不祈戾也䄉大讀如保大春秋傳所謂保大定功是也凫鷖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樂之今曰不樂保大戾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今曰不麾蚤戾也禮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今曰不善嘉事戾也禮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今曰牲不及肥大戾也及讀如公及戎盟于唐之及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禮凡天地之所生莫不咸在今曰薦不美多品戾也其言如此

雖戾然於經猶合者則以有貴於此者也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曽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

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孔氏曰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文公立弗綦為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

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註謂奥當為爨也祝融幷奥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竈可祭否荅曰飲食所繫亦可祭

又問竈尸荅曰想是以庖人為之

嚴陵方氏曰奥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奥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后稷也

金華應氏曰奥者西南隅之地而燔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以昵於所親之為孝時僖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於上又即其所居之奥而

焚牲以為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盎五祀設主而迎祭於奥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物則盛於盆酒則尊於瓶是其所以為媚事之能耳而何益於孝乎或曰奥即廟中之奥盎是既逆祀故加此於二廟以為媚也

廬陵胡氏曰祭竈先薦於奥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為爨誤矣

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嗇之有

先嗇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